

宁财神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爱就像浆糊，
黏黏糊糊，
欲罢不能；
爱又像.com，
虚无缥缈，
无影无形。



浆糊·爱

宁财神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浆糊·爱 / 宁财神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5

ISBN 7-80225-075-7

I. 浆... II. 宁...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2873 号

浆糊·爱

宁财神 / 著

责任编辑: 耿红平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内文印刷: 河北〇五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风雪连天，不胜寒。人声鼎沸，酒微温。

座上英豪，水路陆路，一桌子人三六九等全齐活儿。

手放在桌上，五根手指修长白皙。

眼紧盯对面，素衣女子飘然而至。

素衣女子团身而坐，自顾自问店小二要酒，“三斤二锅头。”

红衣胜血的雪溪在旁问：这女子什么来头？酒量如此惊人。

我笑而不答，知道也不能告诉他。

慢慢踱过去，女子也不张望，一挥手，“坐，陪我喝酒。”

酒满，连干，人微醺，又问，姑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她却不答，笑面如花，斜睨着问：“你，就是宁财神？”

她知道我，又是一个崇拜者！！我笑了，带着自信。

嘴角刚刚翘起的那一刹那，她拔剑，披刺，剑花满天。

高手的一击，总在层峦叠嶂白云深处。

高手的一击，使我毫无还手余地。

紧逼之下，我施展轻功向后腾挪，未曾想，脑后风急，目光所触，是雪溪。

他狞笑，手持最原始的武器：板儿砖。

前剑后砖，猝不及防，我中了招。

他们俩狞笑着看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我，目光中掩饰不住的得意。

可是，怎么会？怎么会是我数载的好友雪溪？！

我喘息着问他何故偷袭。雪溪和素衣交换了一个眼神，轻轻地凑到我的耳边说了句：

你丫一稿多投！！

.....

目录

缘分的天空 1

如果我是风,我就能让你一直停留在那个高度。

可你是平流层的风啊,风筝只是在对流层飞的,我们距离太远了。

假装纯情 17

别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吧,就属于想坏还没坏到家,还不知道怎么变更坏的那种男同志,我觉得你有增值潜力,我决定把你彻底培养成一个只属于我的坏人。

无数次亲密接触 35

我坚信人性本善;我坚信人在网络上交谈时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感情;我坚信那份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默契;我坚信你初见我时对我说的那句我爱你;我坚信能使自己成为你精神生活中永远的方便面。

本命年之夏 49

这个燥热无比的夏季,我对一个女人说了无数句“我爱你”,可最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爱上的是她还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个影子,这也就是说,我大概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

不见不散 69

在迅速后退的视野中,我看到她慢慢地瘫软,颓坐在地上。当她的影像差不多消失在走廊尽头时,我死命昂着头用心喊了句:“不见不散。”

较量 85

她把眼睛闭上了，红晕又回，我吻那双美丽的眼睑，轻轻地扯下已经脱落掉半个的洁白胸罩，开始了我下半生的爱情生活。

三三得九 99

人们相爱就像这把刀子一样，有时候可以晶莹闪亮，有时候却可以在最不察觉的时候伤害另一个人。

四四得几 111

以后再有相爱的女子，就多关心她吧，生活都是从细节里来，只把爱挂在嘴上，撑得住一时，撑不住一世。

卤煮男女 125

看着我那高达七英尺的伟岸身躯讪讪地在银幕上逐渐缩小逐渐消失，观众们随手把爆米花往地上一扔，齐声嘟囔：“什么破片子，就这还卖十块钱？”这时，银幕上摇摇晃晃出现了两个苍白的大字：剧终！

液态瞬间 143

正欲赞叹这里的温馨与美丽之时，瞥见了刚才那农村姑娘，还是一袭黑色长裙，特忧郁地站在河边，瞧着那神情似有万语千言。我一阵惊喜，这若不叫缘分还能叫什么？

固态瞬间——我最难忘的几个地方 159

既自认老泡儿，就不妨重新怀一把旧，将岁月凝固在屏幕上，总好过就这么淡忘，此类蠢事我干过不少，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气态瞬间 179

文学家们没有说错，心果然是会痛的。胸腔里明显能感觉到针刺般的疼痛，一开始只是一下，然后数针并发，心痛得发麻。

浆糊捣吧捣吧不是罪 191

今晚带谁上床？这得让我仔细考虑考虑，倒不是想回避问题，主要是选择太多，一时半会真是说不清楚。

饭泡粥搭只茶叶蛋 223

要是能当一个不用上班的白领该有多好啊！光拿工资不干活，我肯定干。

有种你丫别跑 257

有种你丫别跑，对！！就是说你哪。怎么着啊，出息了你，学会离家出走了？我这才出了几天差，回家一看连大衣柜都清空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27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而是明知道抵挡不住这股气息，却又装作毫不在意。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明知道抵挡不住这股气息，却又装作毫不在意，而是以冷漠的心祝福你。

后 记 295

缘分的天空

如果我是风，我就能让你一直停留在那个高度。

可你是平流层的风啊，风筝只是在对流层飞的，我们距离太远了。

望天南食錄

一九四九年

第一輯 廣州食譜 風華如夢

廣東省出版集團

第二輯 廣州食譜 風華如夢

廣東省出版集團

“试试吧，好劲的，今天是周末，大家 high 一下吧。”华仔笑咪咪递过来一支大麻。

我喝得有点高，一掌把烟打飞了，“滚！你知道我不碰这东西的。”

看着华仔讪讪离去，我又干了一扎，摇摇晃晃准备走，这时候听见他在那边小声嘀咕：“装什么清高啊，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染上网瘾，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比吸大麻厉害多了，有种你就把网瘾也戒了呀！”

我想说点儿什么，眯上眼想了一会儿，实在是想不出辩解的话，一脚踢开门，晃着出去了。

出了酒吧的门，被冷风一激，脑子立刻清醒了很多，今天已经是我这星期第四次泡酒吧了，心里暗下决定明天不来了。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发个妹儿，准备和她分享一下我的郁闷和失落，洋洋洒洒数万言，校了七八遍后放心地发出去了。

实在太困，洗洗就睡了。

过了两三个小时，我被电话铃吵醒了，她问我：“怎么啦？宁，你给我印象可是一直倍儿坚强的呀，这次碰上这么点儿挫折你就尿了？”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没想太多，就告诉她：“婷，要不你明儿再安慰我得了，我现在实在太困，你就把我刚才的信当无病呻吟吧！”

正想挂电话，她在那边儿喊起来了：“绝对不行，看完你的信，更加坚定了我把迷途羔羊引回正途的拳拳之心，你让我说完。”我没好气地哼着：“婷，其实我刚才是喝高了，我这人一喝高就老把自己想象得特伤感特无奈，我哥们儿都了解我，一般不爱劝，知道我一

醒就跟没事儿人一样。”

婷有点不悦：“宁，今儿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我急了：“打住打住，这是我说的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喔，对不起，我念错词儿了，换一个，你等会儿啊。”

电话那头“乒乒乓乓”响了一阵儿，她又回来了：“宁，可算找着了，咱继续……”

听着听着我睡着了，醒过来时已是日上三竿。

我揉着眼睛打开信箱检查有没有他们给我发的“每日一歌”，每天早上我都听着那些酸歌开始新一天的灿烂生活。

歌没收着，婷的信倒有一封：“宁大骗子，你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昨天我好心好意劝你，你却当着我的面儿听睡着了，睡着了不说你还打呼，打呼不说你还说梦话，老实交代昨天你梦话里念叨的那个名字是谁？我好像在四通见过她。”

天啊，婷一直没挂电话，一直在听我睡觉？太可怕了，我觉得我不能和这么执着的女同志恋爱，恋得深不深且不说，就冲这执着劲儿，哪天我要真犯事了还不当场剁了我？摇着头，我一身冷汗地出门去了。

婷是我追求的第二十个女孩，其实我们相识也不过七个星期，认识她的时候正好是我最茫然、逮谁跟谁诉苦的时候。于是她的信箱里就塞满了我超过六百字节的信，基本上不能算是情书，充其量也就是一些打油诗酸菜文什么的。那时候整个安其除了她，别人都骂我酸，逼急了我就没再去过安其，我决定把练习打字的任务全交给婷了，而她基本上能让我满意，因为她总是能用寥寥数语勾出我

的长篇箴言。写到第五百多字节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好像爱上我了，吃惊之余我感到由衷地惶恐，这是这半年来唯一对我说过这个字的女孩。经历过一次惨烈的失败网恋之后，我脆弱的内心绝对不能再次遭受打击了，所以我打算考察一段儿再说。

到了编辑部，我问老皮有没有什么事儿干，老皮告诉我说：“这两天‘两会’期间，居委会张大妈说咱们的报纸有点泛黄不让出版，大家都放假了，你也出去耍耍吧。”我拎着从雅宝路买的假登喜路手包从单位出发了，今天决定给自己的心放一个假，于是我去了北京图书馆。

我自由自在地徜徉在烟波浩渺的书海里，用最快的速度看完了新一期的音像世界。

我问小姐：“你们这儿有没有琼瑶的小说？我特想看。”

小姐摇头：“先生，我们这儿一般不进这类书，对面书摊儿上有，要不你到那儿看看？”

大家很鄙视地看着我，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浅薄无知，臊眉搭眼地走出“北图”大门儿。我一定得找到琼瑶小说，必须的，这次的恋爱能不能成功全靠它了。

过了马路才发现原来的书摊儿被当成违章建筑拆除了，我恨恨地朝着交警的方向骂着：“就知道满大街拦车罚款创收，连人民群众唯——点追求知识的权利你们也想剥夺，忒毒。”叹着气左顾右盼，突然发现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一个小网吧，我立马笑逐颜开地闯了进去，要了杯喝起来跟板蓝根一个味儿的咖啡，开始了一天辛勤的实地采访工作。

换了个名字进了安其，当时气氛比较活跃，我想探讨一些比较深沉的问题，就选了款红字问道：“天苍苍野茫茫，我在网上独徜徉，想过更美的新生活，哪个美眉帮我忙？”

一片哄声中我狼狈不堪地逃窜出来，喝了口“板蓝根”定了定神儿，我又换了名字冲进去了：“大家好，我是一个诚实稳重、体贴入微、腼腆中带点执着、浪漫中透着实际的好男人，诚觅网上美丽可人、善解人意、会洗衣做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子。”

刚一回车就被某无良 AOP 警告了一把，踢得我一百多秒没说出话来，大家告诉我：“我们这儿好男人一大堆，每天乌泱乌泱就往安其冲，你要是有好姑娘倒是可以介绍过来，你自己就免了，一边坐着先学习学习。”

当时我就急了：“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嘛，仗着人多就用舆论压力压我？明告诉你们没戏，今儿我不找着我的另一半我绝不下线。”

我在电脑旁气得直喘，店小二担心地问我：“您没事吧？您要是不高兴我们这儿有成堆的炸弹，要不您先用着出口气？”

我没吭声，打了行红字上去：“难道网络 and 现实真的有这么多隔阂吗？难道每个人一到了网上隐姓埋名后就可以性格扭曲为非作歹吗？难道你们就不能让一个诚实可靠懂礼貌的善良的好人说点心里话吗？”

这时婷上线了，她一眼认出我来，笑盈盈地说了句：“宁大骗子靠得住，哈叭狗就会上树。”

还挺客气，没说母猪会上树。

我说了句：“婷，实在对不起，那天我真是困了。”

她没搭理我，随便找了个人聊了起来，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下他们讨论了一下关于虚拟与现实的距离问题，我在一边儿插不上嘴只

缘

能听他们说，后来我也急了，我大喊一声：“店小二，给我拿一扎啤酒。”

个

婷说：“网络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想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把任何人任何事按照你自己的思维去理解，那么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你永远不可能去喜欢的人在网就可以得到你的芳心。”

的

天

空

我知道她在怀疑我现实中的样子，我得自辩：“婷，我觉得吧，无论是网络也好现实也好，只要你多注意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就可以慢慢去了解他、接受他，就是说：不管我在现实中什么样，在网络中总会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本质来。主席说的好：透过现象看本质。你看我不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吗？你能想象出一个披着羊皮想吃羊的色狼说出像我这么有哲理的话吗？”

“我能，”婷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就是那种人吗？我听说过你的光荣事迹了，够可以的呀你，半年不到追了二百多个，满屋子女同志你都调戏过了吧？”

我有点心虚，换了种小蓝字解释：“别听他们丫的胡说，其实我就试过一次网恋，还是以失败告终的，一般情况下我对女同志友好是因为她们更善解人意。对你就不同了，第一次见我我就知道咱俩是一类人，要不我能上赶着给你写这么多信吗？再说了，就算我以前做得不好，你也得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我保证，以后除了你我只跟男的说。”

她还是不大信我：“只跟男的说？那你不就变成那什么了吗？我可不想找一个做 gay 的男朋友。”

哈哈，她提到了男朋友这个字眼儿，我顺竿儿往上爬：“说真

的，婷，我现在特想见你，我一直在想象着我们见面时的每一个浪漫温馨的场景……”

婷以极快的速度问我：“真的想见我？”

一听这话，我愣了一下，想起来她好像是在杭州的，就更加自信、满含激情地对她说：“真的，我用整个左心房和二分之二的右心室期待你的到来，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将会成为你我生命中永不磨灭的灿烂回忆。”

“那好，明天下午三点钟你到机场来吧，正愁没人接我呢，我的航班号是 F928。”

我心里轰的一声，坏了，这次话说大发了，怎么办怎么办，我惶恐地试探性问了一句：“你在北京呆几天？”

她说：“看心情了。”

我沮丧地下了网，漫无目标地在紫竹院一带瞎逛。

说实话，我期待爱又怕去爱，第一次失败的网恋给了我们彼此太多刺激，前一阵儿喝高的时候我老问自己是不是还想她，总是得不到答案，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在聊天室里泡妞的时候被她劈头盖脸痛骂的时候，我想我大概是真的不爱她了。可是每次一喝高，她的影子就老是挥之不去，我尽量去想象她的种种坏处，那也没什么用，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人的第一次总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既然忘不了，就让它藏在心里慢慢淡去吧，总得找个新的东西去覆盖它呀，就是不知道这新的一次给我带来的甜还是苦。想到这儿我哼着《想你一万年》溜溜达达打了辆面的去了安华桥，我得到我哥们儿《矿泉水》那里去借辆车。“矿泉水，你那儿还剩哪部车？”“就一辆北京吉普了，顶棚也刚拆了换去了，你想开就拿去开吧。”

她见了我第一句话是：“愣着干嘛，快来帮我拎东西啊！”

我对她的美丽有点诧异，网上盛传的众多恐龙妹妹们我怎么一个也没碰上？

见到那部吉普，她倍儿高兴：“不错不错，你这车挺酷啊，我就爱坐敞篷车兜风。”

我告诉她这车是“矿泉水”的，她说：“他开肯定没你开得酷，走吧，我现在忒饿，咱到你上回告诉我的地儿啃大骨头去……哎，你怎么老愣着呀，走啊！”

一路上，我有点紧张，语气不大自然，我问她：“这次你来北京是干什么啊？”

她一边站起身一边说：“就是来散散心，我男朋友管我管得太紧，我得出来躲躲。”

一看她的脑袋超出了车顶，我怒喝：“赶紧下来，知道邓肯是怎么死的吗？”

她坐回到位子上笑眯眯地说：“你急什么呀？有男朋友怎么啦？瞧你气的。”

我当时是又好气又好笑：“我说什么了我，我那是叫你珍惜生命呢，怎么就扯到男朋友的事儿上去了？”

她朝我坐得近了点儿，直直地看着我说：“说真的，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我把车速加快了：“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聊呗，聊得好就多聊两句，聊不好就不聊呗，我这人就特爱和漂亮女孩聊天，古人说得好：能聊是福。就冲这个，咱们俩有福。”

她斜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宁，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浆

我摇头，“我就喜欢你没什么文化，我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呆烦了，咱们俩合适。”

精

到了王府饭店，我到后备箱搬行李，从反光镜里看到她朝我笑，就问她为什么。

“我在想，等会儿该给你多少小费？”

我乐了，“小费不要，以身相许就行！”

爱

“可以啊，没问题，就今晚吧！”

我当时一口气就没接上来，怔怔地看着她的笑颜，摇着头想我大概是真的老了。

把行李放下，她想逛商店，我就带她到下面的商场去。刚一进去，她就欢呼雀跃地喊起来：“嘿嘿嘿，快看，VERSACE 店内全面五折耶，去看看，你答应过要送我礼物的哟，嘻嘻！”

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摸摸兜里硕果仅存的七百多块钱，想象着下半个月吃方便面度日的惨烈景象，我步履蹒跚，进了店我问小姐：“您这儿有不打折的吗？”

婷愣了一下问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告诉她：“我对你的感情绝不打折，礼物就也不能打折。”

当时我祈祷着小姐千万别留下什么不打折的东西啊，这时候听到售货员同志一声清脆的回答“先生，有，在这里”，我的心马上沉入了无底深渊。

顺着小姐的手指望去，我掏钱付账。出了店门，我趾高气扬地对她说：“婷，知道吗，我对你的感情绝不打折，这份小礼物就让我这份爱心昭示天下了，我答应过你，全部要给你最好的东西，这不，我给你买了全北京最贵的手绢儿，以后哭的时候擦眼泪都伤不着